

资本监管压力与会计政策调整

——基于A股上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梁 浩¹, 于永生²

(1.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在金融风险防范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的背景下, 金融监管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其监管效果至关重要, 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在面临更严资本监管要求背景下, 商业银行是否会通过会计政策调整来缓解监管资本压力。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更严格的资本规范, 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时间窗口和数据支撑。本文研究发现, 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监管压力时倾向于通过会计政策调整来缓解压力。该行为可能导致顺周期效应加剧或财务报告失真, 诱发资本监管套利问题; 增加会计政策调整对监管资本影响的信息披露会抑制上述行为及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资本监管压力; 会计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92(2020)01-0075-10

一、引 言

2016年以来金融风险防范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金融监管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强化监管, 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商业银行监管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监管是商业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财务报告作为商业银行资本核算的依据, 对监管资本质量有实质性影响。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告的编制, 它致力于信息透明度建设, 与金融监管制度维护市场稳定之宗旨不同, 这种差异性有时(特别是在面临资本监管压力时)会诱发商业银行管理层决策行为异化(如通过会计政策调整进行监管资本套利), 可能导致资本监管数据无法反映真实资本质量和数量, 进而影响资本监管实施效果。

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验教训,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更严格的资本监管规范《巴塞尔III》, 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2019年前全面达标^[1]。据此, 我国原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2013年实施, 下称“资本新规”), 将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3]规定的两级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变更为三级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 核心一级资

收稿日期: 2019-05-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政府管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 梁浩(1985-), 男, 贵州铜仁人, 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博士生; 于永生(1969-), 男, 山东即墨人, 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

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5%)，且还需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 2.5% 的储备资本(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资本新规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在 2018 年底前达标，在 2013 ~ 2018 年过渡期内需逐步提升。与原资本规范比较可知，资本新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明显提高，另外资本新规还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确认条件，如二级资本债附条件地计入监管资本，2013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行的不合格资本工具不再计入监管资本等。毫无疑问，资本新规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压力增大。

本文研究在面临更严资本监管要求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是否会通过调整其会计政策来缓解这一监管资本压力？如果是，则监管部门应予以关注，健全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将基于会计政策调整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纳入常规金融监管框架中。在金融风险防范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金融监管作为防范金融风险重要手段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包括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如何影响监管资本及其如何通过会计政策调整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两方面。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载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大多为各类金融工具，因此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产生直接影响。基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证据，于永生(2017)论证了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与特殊目的实体并表等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的实质性影响^[4]。巴塞尔委员会早在 2000 年就关注到金融工具会计的核心准则 IAS39 对资本监管影响，指出：(1)以摊余成本报告大多数负债，但以公允价值报告大多数资产的做法，会增加银行收益和权益大幅度波动的风险，且这种波动无法反映银行内在风险管理状况；(2)所有衍生产品均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做法将促使银行改变其使用衍生产品对其“银行业务”账户项目套期保值操作，致使银行偏离最佳风险管理模式；该委员会认为，上述做法妨碍了银行的稳健风险管理操作，可能人为增加银行业经营风险^[5]。为应对这些影响，巴塞尔委员会(2004)针对性地设计了“审慎过滤器”机制，将现金流量套期的累计公允价值利得和损失、银行自身信用变化可能产生的利得和损失等项目从监管资本中扣除^[6]。

监管资本套利机会源于“监管资本核算基于会计制度而不是经济价值”(Wall, 1996)，商业银行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7]。Scholes 等(1990)检验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确认的证券利得或损失数据发现，与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比较，资本充足率较低银行倾向于多确认利得、少确认损失^[8]。Beatty et al. (1995)发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贷款减值计提比例呈负相关关系^[9]。Hodder 等(2002)分析了 230 家美国商业银行相关数据发现，会计制度变更影响银行的会计和风险决策：新会计制度(即 SFAS115)生效后，资本较弱银行将更多证券划分为“可供出售”，目的是增大监管资本；监管资本下降时，所有银行都调整了其关键证券投资组合^[10]。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面临很大压力，它们游说金融监管机构向 IASB 施压，允许对划归为“交易性”的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Fiechter(2011)发现，在重分类限制放松后约有 1/3 欧盟商业银行实施了对原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重分类处理，重分类资产金额约占商业银行总资产 3.9%，占权益账面价值的 131%，这说明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是显著的^[11]。另外，JeffreyNg(2013)研究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情况发现，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或超过监管限制标准的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动机远低于其他银行，说明商业银行了解和重视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并将其作为监管资本套利的工具^[12]。

上述文献关注金融危机或会计制度变更期间,商业银行利用资本监管与会计制度关系实施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但未涉及资本监管制度趋严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会计政策调整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这一问题。

(二) 假设提出

本文研究资本监管压力与会计政策调整的关系,即在资本监管压力增加情况下商业银行是否会通过调整其会计政策来缓解这一压力。本文所关注的资本监管压力增加的情况源于资本监管制度改革,2013年1月1日起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这一更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为本文提供了恰当的研究契机。

于永生(2017)论证了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与特殊目的实体并表等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的直接影响^[4]。基于收集的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数据,本文从贷款减值和金融资产分类两个角度分析资本监管压力与会计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即分析在资本监管压力增加情况下商业银行是否会通过调整贷款减值和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来缓解这一压力。选定贷款减值和金融资产分类为被解释变量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前会计制度在这两类会计操作上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较大弹性空间;二是它们均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较大影响,如 Sanders(2010)发现金融危机期间贷款减值准备对美国商业银行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为 15.36%,Fiechter(2011)发现金融资产重分类限制放松后有 1/3 欧盟商业银行实施了重分类处理^{[13][11]}。

贷款是商业银行主要资产,该类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高,如 Beatty et al. (2014)统计的 2012 年底美国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总资产比率约为 60%^[14],截至 2018 年末我国 A 股上市商业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为 54.1%^①。当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时,在资产负债表上该准备冲减贷款资产总额,在损益表上该准备冲减税前利润,它既影响资产又影响收益,对监管资本充足水平影响大。但由于贷款减值会计处理涉及较多估计和判断,商业银行会利用这些估计和判断提供的弹性空间操纵监管资本,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 资本监管压力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负相关。

金融资产分类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的影响是通过影响“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规模”而实现的,如果商业银行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数额大,则对监管资本影响大,反之则小。在金融资产分类会计处理上,商业银行的选择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时具有一定选择空间;二是在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可行使重分类选择权,但因行使该权利的限制和成本较高而较少使用。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 资本监管压力与初始分类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例负相关。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更高的资本标准和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且原银监会提出了具体的达标时间(2018 年底前),使商业银行面临陡然增加的监管资本压力,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 资本新规实施之后,资本监管压力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初始分类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比例的负相关关系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 2007~2016 年 A 股上市商业银行样本,对其年报和半年报数据进行分析。样本数据

① 该数据为本文统计所得。

来源于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另从 A 股上市商业银行定期报告中手工搜集了部分缺失数据。筛选完成后,样本商业银行 16 家,样本量 276 个。本文利用 Stata 1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 研究模型及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即资本充足率高于相应监管标准的差额)对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Kim 和 Kross, 1998; Kanagaretnam 等, 2010)^{[15][16]},构建模型(1)进行检验。

$$LLP_{i,t} = \beta_0 + \beta_1 Capbuffer_{i,t} + \beta_2 Circle_{i,t} + \beta_3 SML_{i,t-1} + \beta_4 NPL_{i,t-1} + \beta_5 CO_{i,t} + \beta_6 EBPT_{i,t} + \beta_7 Size_{i,t} + \beta_8 Lev_{i,t} + \beta_9 Growth_{i,t} + \beta_{10} \Delta NPL_{i,t} + \beta_{11} \Delta LOA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为了验证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对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叶建芳等, 2009)^[17],构建模型(2)进行检验。

$$Per_{i,t} = \alpha_0 + \alpha_1 Capbuffer_{i,t} + \alpha_2 Circle_{i,t} + \alpha_3 FINA_{i,t} + \alpha_4 Size_{i,t} + \alpha_5 Lev_{i,t} + \alpha_6 Roe_{i,t} + \alpha_7 Growth_{i,t} + \alpha_8 CF_{i,t} + \alpha_9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为了验证资本新规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本文通过在模型(1)、(2)中添加是否实施资本新规的哑变量 *Post*、以及该哑变量与资本缓冲水平的交互项 $Capbuffer_{i,t} * Post$ 对其进行检验,参见模型(3)和模型(4)。

$$LLP_{i,t} = \beta_0 + \beta_1 Capbuffer_{i,t} + \beta_2 Capbuffer_{i,t} * Post + \beta_3 Post + \beta_4 Circle_{i,t} + \beta_5 SML_{i,t-1} + \beta_6 NPL_{i,t-1} + \beta_7 CO_{i,t} + \beta_8 EBPT_{i,t} + \beta_9 Size_{i,t} + \beta_{10} Lev_{i,t} + \beta_{11} Growth_{i,t} + \beta_{12} \Delta NPL_{i,t} + \beta_{13} \Delta LOA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Per_{i,t} = \alpha_0 + \alpha_1 Capbuffer_{i,t} + \alpha_2 Capbuffer_{i,t} * Post + \alpha_3 Post + \alpha_4 Circle_{i,t} + \alpha_5 FINA_{i,t} + \alpha_6 Size_{i,t} + \alpha_7 Lev_{i,t} + \alpha_8 Roe_{i,t} + \alpha_9 Growth_{i,t} + \alpha_{10} CF_{i,t} + \alpha_{11}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4)$$

本文主要变量及其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及其定义

类别	名称	符号	具体定义
被解释变量	贷款减值准备比率	$LLP_{i,t}$	贷款减值准备/期初贷款总额
		$Per_HFT_{i,t}$	交易性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总额
	各类金融资产比率	$Per_AFS_{i,t}$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总额
		$Per_HTM_{i,t}$	持有至到期投资/三类金融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	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详见正文
控制变量	经济周期	$Circle_{i,t}$	新增贷款/国内生产总值
	金融资产	$FINA_{i,t}$	三类金融资产总额/总资产
	公司规模	$Size_{i,t}$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_{i,t}$	总资产/所有者权益
	盈利性	$Roe_{i,t}$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EBPT_{i,t}$	拨备前利润/所有者权益
	成长性	$Growth_{i,t}$	营业收入增长率
	现金流量	$CF_{i,t}$	每股现金流量
	关注类贷款比率	$SML_{i,t-1}$	上期关注类贷款/上期贷款总额
	不良类贷款比率	$NPL_{i,t-1}$	上期不良类贷款/上期贷款总额
	贷款总额增长率	$\Delta LOAN_{i,t}$	贷款总额变动/期初贷款总额
	不良贷款增长率	$\Delta NPL_{i,t}$	不良贷款变动/期初贷款总额
	坏账核销比率	$CO_{i,t}$	坏账核销净额/不良贷款总额

关于资本缓冲变量 $Capbuffer_{i,t}$ 的说明:(1)2013 年前,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有两级,即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应分别不低于 8%、4%;(2)2013 年 1 月 1 日起,资本新规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有三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加上储备资本要求)应分别不低于 10.5%、8.5% 和 7.5%, 但为平稳过渡之考虑, 原银监会出台了 2013 ~ 2018 年过渡期间逐年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3) 本文将每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相应监管标准的差额定义为各级指标的资本缓冲, 将 3 级(或 2 级) 指标中的最低值作为该银行当年的资本缓冲, 资本缓冲越小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越大; (4) 若本文使用资本新规的监管标准, 则定义为新规的资本缓冲 $Capbuffer_new_{i,t}$, 若使用资本充足率过渡期的监管标准, 则定义为过渡期的资本缓冲 $Capbuffer_gd_{i,t}$; 本文主要选取前者 $Capbuffer_new_{i,t}$ 进行分析, 后者在回归中直接用 $Capbuffer_{i,t}$ 表示。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观察表 2 统计数据可知, 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LLP_{i,t}$ 均值为 2.6%, 最大值为 4.8%, 最小值为 1.4%; 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 $Per_HFT_{i,t}$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 $Per_AFS_{i,t}$ 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占比 $Per_HTM_{i,t}$ 的均值分别为 6.6%、40.8% 和 52.7%, 三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FINA_{i,t}$ 的均值为 16.0%; 资本缓冲 $Capbuffer_new_{i,t}$ 均值为 2.9%, 最大值为 22.7% (南京银行 2007 年 12 月指标), 最小值为 -1.7% (平安银行 2013 年 6 月指标), 过渡期资本缓冲 $Capbuffer_gd_{i,t}$ 均值为 3.5%, 高于新规实施后下的资本缓冲水平。此外, 新增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Circle_{i,t}$ 的均值为 17.1%; 净资产收益率 $Roe_{i,t}$ 和拨备前利润率 $EBPT_{i,t}$ 的半年度均值分别为 8.9% 和 15.1%; 主营收入增长率 $Growth_{i,t}$ 和贷款增长率 $\Delta LOAN_{i,t}$ 的半年度均值分别为 9.4% 和 9.2%, 两者基本保持同步; 银行关注类贷款 $SML_{i,t}$ 和不良类贷款 $NPL_{i,t}$ 占比均值分别为 2.6% 和 1.1%, 坏账核销比率 $CO_{i,t}$ 的半年度均值为 8.0%。

表 2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LP_{i,t}$	276	0.026	0.007	0.014	0.025	0.048
$Per_HFT_{i,t}$	276	0.066	0.050	0.000	0.052	0.298
$Per_AFS_{i,t}$	276	0.408	0.184	0.002	0.396	0.863
$Per_HTM_{i,t}$	276	0.527	0.188	0.000	0.522	0.966
$Capbuffer_new_{i,t}$	276	0.029	0.028	-0.017	0.027	0.227
$Capbuffer_gd_{i,t}$	276	0.035	0.024	0.001	0.031	0.227
$Circle_{i,t}$	276	0.171	0.081	0.073	0.146	0.472
$FINA_{i,t}$	276	0.160	0.058	0.055	0.153	0.403
$Roe_{i,t}$	276	0.089	0.022	0.034	0.088	0.184
$EBPT_{i,t}$	276	0.151	0.034	0.076	0.148	0.328
$Size_{i,t}$	276	19.399	1.296	15.837	19.433	21.604
$Lev_{i,t}$	276	17.099	4.329	7.650	16.585	45.370
$Growth_{i,t}$	276	0.094	0.111	-0.223	0.093	0.713
$CF_{i,t}$	276	2.721	6.600	-13.444	1.037	35.731
$NPL_{i,t}$	276	0.011	0.005	0.004	0.010	0.027
$SML_{i,t}$	276	0.026	0.014	0.006	0.024	0.076
$\Delta LOAN_{i,t}$	276	0.092	0.068	-0.023	0.079	0.494
$\Delta NPL_{i,t}$	276	0.001	0.002	-0.004	0.001	0.006
$CO_{i,t}$	276	0.080	0.107	-0.198	0.047	0.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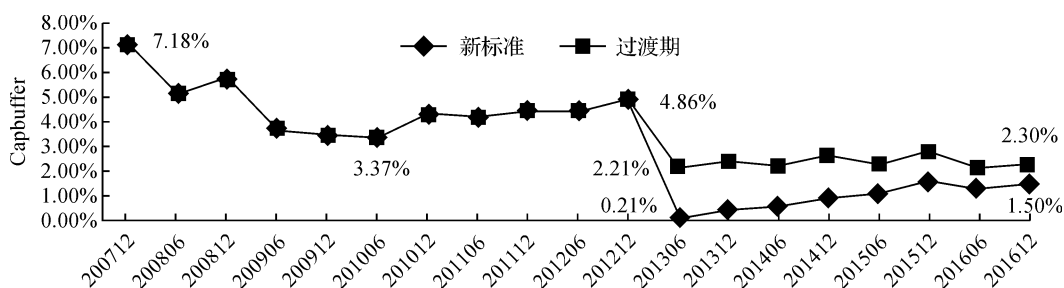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6年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缓冲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7~2010年间，受金融危机影响，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均值从7.18%下降至3.37%，资本压力明显增加；在2010~2012年间，随着经济形势略有好转，资本缓冲均值从3.37%上升至4.86%，资本压力略有缓解；由于原银监会2013年实施了资本新规，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均值发生断崖式下滑，资本压力剧增，2013年资本缓冲最低跌至0.21%，过渡期资本缓冲也下滑至2.21%；在2013~2016年间，上市商业银行通过发行次级债、优先股等形式补充银行资本，资本缓冲均值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而过渡期资本缓冲，由于监管标准逐年向新规的标准靠拢，呈锯齿状波动趋势。新规的资本缓冲与过渡期的资本缓冲差异逐渐缩小，但从绝对值看依旧处于历史低位，资本压力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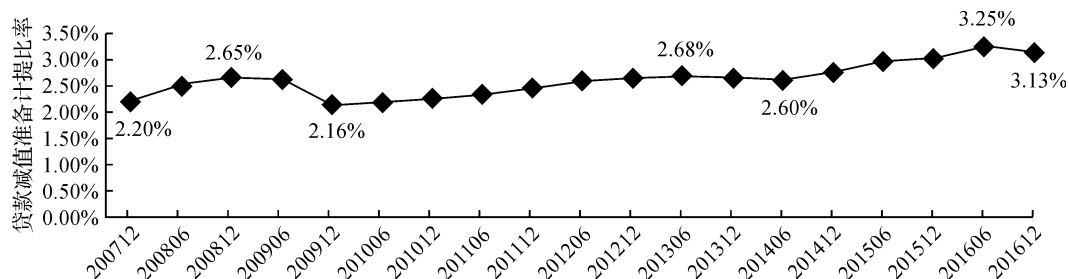


图2 2007~2016年上市商业银行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变化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在2007~2008年间上市商业银行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计提比率从2.2%增至2.65%；随后在2009年间降至2.16%；2010年开始，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虽然2013年出现小幅下滑，但总体趋势并未发生变化，甚至增长速度更快，直至2016年6月达到峰值3.25%，随后又降至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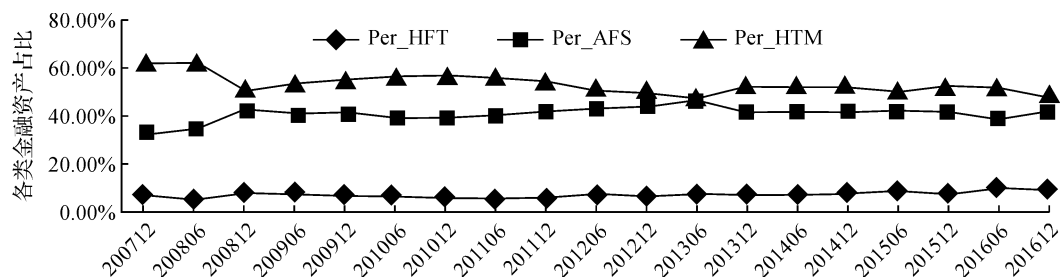


图3 2007~2016年上市商业银行金融资产分类变化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三类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最低，保持在10%以下，持有至到期投资占比最高，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次之。从总体趋势来看，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小幅波

动,占比略有增长;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变化幅度大,相互转换的迹象较为明显,2008年和2013年发生两次转折。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①,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率与资本缓冲、关注类贷款比率、不良类贷款比率、坏账核销比率、拨备前利润率、银行规模、成长性、不良资产变化率等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间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交易性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9633;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资本缓冲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与资本缓冲之间分别为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均不显著。

(二) 回归分析

如表3所示,回归(1)列示了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LLP_{i,t}$ 与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的单变量回归结果, $Capbuffer_{i,t}$ 的回归系数为-0.040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缓冲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表3 资本缓冲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资本新规对资本缓冲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N=276)

变量	(1) $LLP_{i,t}$	(2) $LLP_{i,t}$	(3) $LLP_{i,t}$
$Capbuffer_{i,t}$	-0.0403 ** (-2.38)	-0.0676 *** (-3.44)	0.0154 (0.92)
$Capbuffer_{i,t} * Post$			-0.1123 ** (-2.09)
$Post$			0.0067 *** (5.06)
$Circle_{i,t}$		-0.0120 * (-1.75)	-0.0150 ** (-2.33)
$SML_{i,t-1}$		0.0842 * (1.86)	0.0590 (1.34)
$NPL_{i,t-1}$		0.4605 *** (3.79)	0.4588 *** (3.81)
$CO_{i,t}$		-0.0105 ** (-2.55)	-0.0130 *** (-3.78)
$EBPT_{i,t}$		0.0634 *** (4.35)	0.0551 *** (3.86)
$Size_{i,t}$		-0.0002 (-0.65)	0.0003 (0.86)
$Lev_{i,t}$		-0.0005 *** (-3.99)	-0.0002 (-1.28)
$Growth_{i,t}$		-0.0109 ** (-2.30)	-0.0096 ** (-2.11)
$\Delta NPL_{i,t}$		0.5401 (1.59)	0.1960 (0.53)
$\Delta LOAN_{i,t}$		0.0045 (0.47)	0.0142 (1.49)
Constant	0.0275 *** (44.06)	0.0269 *** (3.59)	0.0084 (1.07)
F	5.68	12.29	12.65
Adj R ²	0.0293	0.3429	0.3918

注:括号内是经异方差调整的t值;***、**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回归(2)列示了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LLP_{i,t}$ 与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的多元回归结果。该回归中的VIF值均小于3,说明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Capbuffer_{i,t}$ 的回归系数为-0.06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本缓冲每降低1%,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提高0.0676%。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周期 $Circle_{i,t}$ 与 $LLP_{i,t}$ 呈显著负相关,这与银行业存在的顺周期效应相符合; $LLP_{i,t}$ 与上期关注类贷款比例 $SML_{i,t-1}$ 和不良类贷款比例 $NPL_{i,t-1}$ 呈显著正相关,关注类贷款 $SML_{i,t-1}$ 每提高1%, $LLP_{i,t}$ 则提高0.0842%,不良类贷款 $NPL_{i,t-1}$ 每提高1%, $LLP_{i,t}$ 则提高0.4605%,与银行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原则相符;坏账核销比例 $CO_{i,t}$ 与 $LLP_{i,t}$ 呈显著负相关;拨备前利润率 $EBPT_{i,t}$ 与 $LLP_{i,t}$ 呈正相关,意味着银行可能通过操纵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标;杠杆率 $Lev_{i,t}$ 和成长性 $Growth_{i,t}$ 与 $LLP_{i,t}$ 呈负相关,杠杆越高,贷款减值资本计提比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越大,成长性越高,可能越倾向于正向盈余管理。

① 限于篇幅,相关性分析结果从略,作者备案。

回归(3)列示了资本新规对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LLP_{i,t}$ 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交互项 $Capbuffer_{i,t} * Post$ 的系数为 -0.1123 ，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新规的实施增强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表 4 资本缓冲对各类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 ($N=276$)

变量	(4)	(5)	(6)
	$Per_HFT_{i,t}$	$Per_AFS_{i,t}$	$Per_HTM_{i,t}$
$Capbuffer_{i,t}$	0.663 *** (2.59)	-2.676 *** (-3.39)	2.013 ** (2.24)
$Circle_{i,t}$	0.0612 (1.16)	-0.335 * (-1.74)	0.274 (1.43)
$FINA_{i,t}$	-0.0601 (-0.93)	0.510 * (1.89)	-0.450 * (-1.82)
$Size_{i,t}$	-0.0082 *** (-2.70)	-0.0494 *** (-4.48)	0.0576 *** (5.24)
$Lev_{i,t}$	-0.0012 (-1.18)	-0.0127 *** (-3.85)	0.0140 *** (4.22)
$Roe_{i,t}$	0.0144 (0.10)	2.480 *** (3.20)	-2.494 *** (-3.10)
$Growth_{i,t}$	-0.0108 (-0.37)	-0.322 *** (-3.05)	0.333 *** (3.12)
$CF_{i,t}$	-0.0002 (-0.57)	0.0043 ** (2.44)	-0.0041 ** (-2.30)
Constant	0.198 *** (2.65)	1.482 *** (5.71)	-0.680 ** (-2.56)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F	4.93	3.88	5.35
Adj R ²	0.2382	0.1750	0.1941

多元回归(4)、(5)、(6)分别考查了资本缓冲对各类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在上述多元回归中，由于存在年份的影响，VIF 最大值不超过 7，说明回归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如表 4 所示，回归(4)列示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 $Per_HFT_{i,t}$ 与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的多元回归结果。 $Capbuffer_{i,t}$ 的回归系数为 0.663，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缓冲越大，银行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资本缓冲每提高 1%，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提高 0.663%。回归(5)列示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 $Per_AFS_{i,t}$ 与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的多元回归结果。 $Capbuffer_{i,t}$ 的回归系数为 -2.676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缓冲越小，银行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资本缓冲每降低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提高 2.676%。回归(6)列示了持有至到期投资占比 $Per_HTM_{i,t}$ 与资本缓冲 $Capbuffer_{i,t}$ 的多元回归结果。 $Capbuffer_{i,t}$ 的回归系数为 2.013，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缓冲越大，银行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资本缓冲每提高 1%，持有至到期投资占比提高 2.013%。

表 5 回归(7)、(8)和(9)分别检验了资本新规对资本缓冲与各金融资产分类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仅在回归(7)中，交互项 $Capbuffer_{i,t} * Post$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934 ，说明资本新规对资本缓冲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2013 年后资本缓冲稳步增长的过程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增长甚微的原因。

表 5 资本新规对资本缓冲与各金融资产分类之间关系的影响 ($N=276$)

变量	(7)	(8)	(9)
	$Per_HFT_{i,t}$	$Per_AFS_{i,t}$	$Per_HTM_{i,t}$
$Capbuffer_{i,t}$	0.764 *** (2.98)	-2.661 *** (-3.16)	1.896 ** (2.00)
$Capbuffer_{i,t} * Post$	-0.934 ** (-1.99)	-0.140 (-0.09)	1.074 (0.70)
$Post$	0.0874 *** (3.58)	-0.0819 (-0.92)	-0.0055 (-0.06)
$Circle_{i,t}$	0.0544 (1.01)	-0.336 * (-1.74)	0.282 (1.47)
$FINA_{i,t}$	-0.0499 (-0.78)	0.511 * (1.90)	-0.461 * (-1.88)
$Size_{i,t}$	-0.0069 ** (-2.17)	-0.0492 *** (-4.19)	0.0561 *** (4.83)
$Lev_{i,t}$	-0.0011 (-1.03)	-0.0127 *** (-3.81)	0.0138 *** (4.16)
$Roe_{i,t}$	0.0340 (0.24)	2.482 *** (3.21)	-2.516 *** (-3.14)

续表

变量	(7)	(8)	(9)
	$Per_HFT_{i,t}$	$Per_AFS_{i,t}$	$Per_HTM_{i,t}$
$Growth_{i,t}$	-0.0159 (-0.54)	-0.323 *** (-3.07)	0.339 *** (3.16)
$CF_{i,t}$	-0.0002 (-0.62)	0.0043 ** (2.43)	-0.0040 ** (-2.27)
Constant	0.164 ** (2.08)	1.477 *** (5.35)	-0.641 ** (-2.28)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F	4.75	3.89	5.51
Adj R ²	0.2486	0.1751	0.1951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1) 选用过渡期资本缓冲作为解释变量；(2) 选用资产减值损失与平均贷款总额之比，即信贷成本率，代替模型(1)和(2)中的被解释变量；(3) 选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两者之间的比例变化。上述检验结果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是：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监管压力越大，越倾向于通过会计政策调整来降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监管压力越大，越倾向于通过会计政策调整将金融资产初始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减少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前一做法可能会加剧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效应，而后一行为可能导致金融资产的损失无法在利润表中体现，不利于真实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这两种做法均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虚增资本，致使监管资本数据无法反映其真实资本状况，进而影响资本监管实施效果。

本文建议监管机构提高对商业银行会计政策调整行为的关注度，因为它可能是一种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抑制这一行为的简单有效方法是，如商业银行存在会计政策调整行为，则要求其披露这一行为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具体披露内容如下：第一，如商业银行变更某一会计政策，则要求披露变更的原因及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在影响方面不仅要披露该变更在当年对监管资本的影响，而且还应披露未来3~5年的预计影响；第二，要特别关注商业银行在金融资产计量、估值、分类和合并范围等会计政策方面的变更情况，因为这些会计政策变更对资本监管的影响较大；第三，要求披露当年所有会计政策变更对资本监管的累计影响；第四，要分析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会计政策调整对监管资本产生影响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 [1] Basel Committee. Basel III-A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re Resilient Banks and Banking System [EB/OL]. http://www.bis.org/publ/bcbs189_dec2010.htm, part 1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uffers, December (rev June 2011). 2010.
- [2] 中国银保监会(原中国银监会).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EB/O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DOC_ReadView/79B4B184117B47A59CB9C47D0C199341.html, 2012.
- [3] 中国银监会.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6990908?fr=Aladdin>, 2006.
- [4] 于永生. 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影响 [J]. 财经论丛, 2017, (5): 102-112.
- [5]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Report to 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EB/OL]. Basel, April 2000.
- [6] Basel Committee on Bank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 [EB/OL]. Instruction, para. 4. 2004.
- [7] Larry, D. Wall and Pamela, P. Peterson. Banks' Responses to Binding 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s [J].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1996, (March/April): 3–10.
- [8] Scholes Myron S., G. Peter Wilson, and Mark A. Wolfson. Tax Planning, Regulatory Capital Plann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Strategy for Commercial Bank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0, 3(4): 625–650.
- [9] Beatty, A. The Effects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on Investm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How Fair is It? [J]. Review of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1995, (January / February): 25–38.
- [10] Leslie Hodder, Mark Kohlbeck and Mary Lea McAnally. Accounting Choices and Risk Management: SFAS 115 and U. S Bank Holding companie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19(2): 225–270.
- [11] Peter Fiechter. Re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under IAS39: Impact on European Banks' Financial Statements [EB/OL]. Electronic copy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527107>. 2010.
- [12] Jeffrey Ng and Sugata Roychoudhury. Do Loan Reserves Behave Like Capital? Evidence from Recent Bank Failures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4, 19(3): 1234–1279.
- [13] Sanders Shaffer. Fair Value Accounting: Villain or Innocent Victim [Z].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2010, Working Paper No. QAU10–01.
- [14] Ann Beatty and Scott Liao.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4, (58): 339–383.
- [15] Kim M. S. and W. Kross. The Impact of the 1989 Change in Bank Capital Standards on Loan Loss Provisions and Loan Write-off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1988, (25): 69–99.
- [16] Kanagaretnam, K., G. Krishnan, and G. Lobo.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ditor Independence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 2011–2046.
- [17] 叶建芳, 周兰, 李丹蒙, 郭琳. 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实证研究 [J]. 会计研究, 2009, (3): 25–30, 94.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and Accounting Policy Adjust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Data

LIANG Hao¹, YU Yongsheng²

(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whether commercial banks would adjust relevant accounting policies to mitigate their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when facing tougher capital regulation requirements. In 2013,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began to enact a tougher capital regulation requirement, which provides us with relevant time series data. This study finds that commercial banks tend to mitigate their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by adjusting relevant accounting policies when facing tougher capital regulation requirements, which may result in severe procyclical problems and misleading accounting statement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adjustments in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capital be disclosed so as to decrease any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Accounting Policy Adjustment

(责任编辑: 赵 婧)